

# 文化周报



责任编辑:周倩  
新闻热线:(010)84151649  
E-mail:grrbwhwx@sina.com

本命年 2018年2月26日 周刊



李雪健 绘

欧阳

现如今,但逢本命年很多人都“扎红”,也就是系红腰带(皮带),此外,作为本命年老三样的红袜子、红内裤也盛行起来,俨然一幅男女老幼入俗、商店家乐享的俗世风景。

人们不再简单地将“犯太岁”——也就是冲犯那个文化想象虚构的众煞之主(太岁神君)——归类到迷信的范畴,而是带着点喜庆、欣然的态度去谨慎度过那个被称为“凶年”的本命年。

应该是社会进步了吧。往前推四十年,际遇本命年,城里人别说“穿红”的现实行为,很可能“辟邪”的精神想象都溃散无存了。今天,“本命年”这种现象的热络复归,我以为是“螺旋式”的上升了。

说到精神想象,所谓“本命年为凶年”,需要小心对待,以及相关联的以红祛邪习俗,说是迷信也不是不可以。就说历年的60个一年轮回吧,即用甲、乙、丙、丁等排队的10天干与子、丑、寅、卯等为序的12地支相配合的纪年,尽管历史悠久,但实际上很难找到坐实的科学道理。而与之对应的动物生肖,却很可能是因为“外来”之物,兴许还是经过“削足适履”的加工配对后,才有配对12地支的轮转有序。按《唐书》所记,我国游牧的少数民族就以动物纪年(域外遥远的因纽特人和华夏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是如此):“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,如岁在寅,则曰虎年。”以此判断,似乎晚至唐代,中原并未有动物生肖纪年的习俗规定,可见,如果是以生肖来论本命年的话,显然单纯动物生肖的本命年一说彼时尚未成立。当然,也可能咱是以地支来论本命年的……总之,本命年一说的源起有点稀里糊涂。

说到这里,我想到了一个曾经让我迷惑的现象:本以为那些窥探到世界(星外)秘密的科学家才应该是最不相信上帝存在的群类,但实际的结果却并不尽然。有研究、统计表明,如果不考虑家庭、社区等成长环境因素,西方智慧的科学家和普通“文盲”对照,两者之间相信上帝的比例几乎相等,只有那些以追求真理自命的哲学家不信上帝的人数才占有明显(压倒性)的优势。

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格局,其实不是“迷信”可以概括的,这里的问题是人们执迷于“已知”还是敬畏“未知”,并不关乎科学态度。我们固然不便于将本命年问题归属到这样的语境,然而,如若从心理的角度来思量,则会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命题。

客观说,不相信本命年也没啥好说的,积习如常,岁岁延年,并不见得就有什么不好。更何况命者,运也,本命年本就是命运的碎片沙粒,以此来论,真有运交华盖的宿命,别说套上红裤子,就是裹一身红袍,按照宿命理论,真有厄运怕是躲不过去的。

话虽然这样说,但本命年的谨言慎行想来也是不错的。选择那些平常招惹是非的冲动,到了本命年您抑制、改进一下是不是会更好呢?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

再来看心理预期。抛开对本命年的信与不信,只要您想着行到了本命年的驿站,时常“三省吾身”,凡事小心对待,自然会多几分平顺安然,或有意外惊喜降临,想到“太岁”爷就在边上看着,您将寻常的放纵狂喜收敛一点,至少是应该有利于身心健康。假如再有辟邪、积德、自律,分享幸福于众人,必然能够收获到更有利于身心顺畅的善良和慈爱。或者出于安全的考虑,您将更多的时间交给避世、慎独,多些时间阅读,多些时间相伴亲人,就算没有修炼成大学问家,也应该会趋近模范妻子、丈夫、父(母)亲、孩子本有的模样。

坦白说,我不认为本命年和寻常的年月有什么不一样,不过,就像生年(或是新年)回首过去的一年那样,跳出迷信与否的院墙,将其作为12年的岁月之旅,这样的“大生日”视域应该是不错的。相信每个意识到时光流逝的人,一定会回望自己的脚步,有心总结也好,无意感触也罢,反省行为、修炼身心,是日夜努力还是晨夕浪荡,只要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投射进您的心灵,相信每一个本命年都会给您带来有益的祥瑞之光。

反过来,对那些不审视过往脚步,以为仅仅是挂红就能够安然无恙的人来说,自然不需要掂量本命年的“迷信”思想,信与不信当然就没什么意义,日日照旧,岁岁如常,本也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模样,确实也不是必须有脱胎换骨的计划安排。只是比较起反思的本命年来说,孰优孰劣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吧。

所以,不是系不系红腰带的事,也不是迷信不迷信的论题,而是对生活、生命旅程自觉审视的后续畅想;如果一个人真有趋向自我完善的心理期待,我以為本命年,还是信之为好。

更重要的是,“本命年”这个说法及其内涵,不管我们是何种态度:科学、迷信,还是“哲学”般的纠缠……我们都应该认识到,“本命年”本身早就刻上了华夏传统的纹章。

# 转动岁月的 本命年



树有年轮,始终围绕着一个点。而人生的轨迹更像是一个阶梯,从生到老,永远向前。古人在天干地支的轮回中创造了本命年的习俗。虽然人生没有回头路,但当年轮镌刻的皱纹爬上脸庞,回头审视走过的路,你是否多了几分敬畏?抹平了几多浮躁?

“本命年”是个“坎儿”吗?人的生命发育,是生理上的,也是心理上的。以12年为一个生命的大年轮,从心理发育的角度上看,确实往往会成为一个大“坎儿”,构成了一个危险期。刘心武先生在散文《迈过“本命年”的坎坷》这样写道。

人生有几个12年?青年的懵懂、中年的奋斗、老年的平和,恰似岁月的年轮承继着人类的繁衍与发展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:“人生如戏,生命如舞台,每个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,且让每个人都好好走过有意义的一趟。”

——编者按

本报记者 兰德华

12, 24, 36……
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以12为倍数的数列,在中国,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和这些数字以及背后代表的独特文化意义相遇,它们是人生的历程,是生命的特殊纪年。

2月22日,孟晓在前往南京的高铁上。她属狗,今年24岁,江苏徐州人。她的生日要等到年底才过,12月28日。她记不清自己的农历生日是哪天,和别人交谈,特别是与不熟的人交谈,她更多提起自己的星座——摩羯座,而很少谈论自己的属相——狗。

“身边的同龄人,都是见面聊星座,很少聊属相。”孟晓这样解释。

“妈妈说,除了红腰带,还要穿红背心、红内

裤,这样才能趋吉避凶。这是‘本命年老三样’”孟晓说,“老三样”母亲其实并没有买——因为现在年轻人已“不兴这个了”。按照当地习俗母亲给她买了一双红袜子。“在袜子底部绣着一个人形图案,穿在脚上,寓意‘踩小人’,消灾免祸。”

此外,母亲在年初一的一大早,便去了竹林寺,替孟晓祈福。竹林寺,徐州八大古寺之一,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。据说,创建该寺的净检法师就是在24岁本命年出家的。

和母亲的方式略微不同,父亲则在春节前给她买了一个黄金的貔貅。貔貅,又名天禄、辟邪、百解,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。“据说它能将邪气赶走、带来欢乐和好运。”

消灾免害、万事如意,本命年,不同的仪式和礼物都表达着美好的祝福与愿望。可人的一生,如何能不遭遇生活的坎坷和磨难,又能修得坚韧品质和出众能力?“或许很难两全吧。”她说。

本报记者 兰德华

12, 24, 36……
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以12为倍数的数列,在中国,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和这些数字以及背后代表的独特文化意义相遇,它们是人生的历程,是生命的特殊纪年。

2月22日,孟晓在前往南京的高铁上。她属狗,今年24岁,江苏徐州人。她的生日要等到年底才过,12月28日。她记不清自己的农历生日是哪天,和别人交谈,特别是与不熟的人交谈,她更多提起自己的星座——摩羯座,而很少谈论自己的属相——狗。

“身边的同龄人,都是见面聊星座,很少聊属相。”孟晓这样解释。

“妈妈说,除了红腰带,还要穿红背心、红内

## 芳华之年,拒绝平庸

本报记者 兰德华

## 步履不停

罗娟

没想到,第三个本命年来得这么快。

之前两个狗年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,迎面而来时完全没给自己带来太强烈的心理感受。但这个狗年不同,它横亘在面前,不容置疑地亮出醒目的生命标识,提醒我在不远处有个清晰的人生界限——已过而立之年,即将进入不惑。

年前刚过完小年,我的一位姐姐就郑重地给我手腕上戴上了红珊瑚手链,寓意着“姐(解)霉”,还给我好几双红袜子,反复提醒我一定要在大年初一就要穿上。我去做指甲,小妹给我推荐了转运珠款,一个小珠子粘在指甲上,轻轻拨动,立即转起来。一切祝福都在提醒我,来到了生命的一个关键节点。

人生就这样被本命年划分成12年一个的片段,时间节点的存在给了我们停下来感怀的位置。旧事的光景真切存在脑海里,温馨的瞬间和遗憾的失落都未曾被岁月的脚步匆匆所覆盖。

春节这几天,我一直听朴树的这首《且听风吟》:“日子快消失了一半,那些梦又怎能做完,你还在拼命地追赶,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……”

我们这代人有一种莫名的漂泊感,很多人如我一般,年少怀揣梦想离家读书,停留在某处,有些是因为工作也有为了了一段爱恋,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,岁月易逝而故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地方。更揪心的是,“深夜饮酒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。”

站在人生的中途,看未来,仍旧惶然。

年前和一位老师一起共同

畅谈本命年,他大我一轮,之前是一位孤独的诗人,他放下孤独,十几年来致力于一个助人成长的项目,换来了无数的交往。我很疑惑地问,越是本命之年,不应是活出本心,按照自己的喜恶去交友做事吗?

他的感悟却是,

孤独并非是一个人孤零零的,不去社交不同别人相处,反而是真正地懂得如何和人交往,在恰当时

候做恰当的事

情,对待感情世

事都是一贯

的正常态

度,不会过

分迎合也不去

故作淡漠。

关心自己应

该关心的人,

平平淡淡地相

处。

赵昂

在大学当教授的三叔,60岁退休的那天,我去办公室帮他搬家,办公室里历年积存的东西太多,以至于我很心疼自己的车。

其实,在我看来这些东西都不值钱,比如80年代和朋友的信札,90年代初当副教授时辅导的学生论文……最多的就是相片,放在相册里的,满满当当两大箱子,搬得我满头是汗。值钱的

东西早就被他的学生挑走了,这几天,学生们一直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,基本上每个人都抱得精品书

和纪念品而归,价格都不菲,都是三叔当年省吃俭用买的。

“那些东西留着也没用,拿回家也占地。”三叔说,“相册都给我留下来。”

三叔这么说,是有原因的。

一年前,祖父突然把他叫过去,给了他一大箱子东西。三叔粗略一看,大概都是一些泛黄的纸张,基本上是祖父历年写下的个人自传之类的东西,还有旁人出具的一些材料,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。“祖父曾有一个战友,档案里丢了一页纸,结果本来的‘离休’成了‘退休’,还有个战友,因为不慎丢了自己父母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经历,结果十几年抬不起头,最后得病去世了。”

祖父多了个心眼,写什么干什么都留个底稿,于是这个大箱

子,保护他,也保护全家人走过了风风雨雨。即便这个箱子已经没

和父母的“迷信”不同,孟晓对本命年有着自己的理解。

12岁那年,正值花季,孟晓从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开始进入叛逆期。从那时除了弹钢琴外,她多了一个新的爱好——玩滑板。也是从那时起,她开始混迹于一帮男孩子中间,渐渐变成了十足的“假小子”。磕破额头,摔裂小腿骨,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跌倒,她才练就一身高超的滑板技术,毫不逊色于男孩子。

16岁,高中那年,她的兴趣开始转向画画,一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练习素描,自娱自乐,到了高二,孟晓干脆拜师,系统学习美术,并于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内一所著名的艺术院校。

18岁,上大一那年,她第一次献血,才发现自己是“熊猫血”。当时,她既兴奋又激动,“成长,是不断认识自己的精神追求,也是认识自己的身体。”从那一年开始,她每年献血两到三次,坚持

至今。“这种血型太稀少了,既然自己是,就该尽一份责任。”

大学毕业后,她没有从事美术相关的工作,而是回到徐州,办了自己的舞蹈工作室,成了一名职业舞蹈老师,专门教街舞。这一转变,让亲朋好友大跌眼镜,因为他们不知道孟晓什么时候学的舞蹈。而对于孟晓,这并不偶然,“大二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街舞,加之有之前玩滑板的底子,上手很快。”

如今,她的舞蹈工作室已经办了两年,学生越来越多,已在当地小有名气。

而24岁,又该面临怎样的抉择?孟晓说,会坚持自己目前的事业,等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后,就去环游世界。“不管是24岁,36岁,48岁,每一个本命年,都意味着人生新的阶段,经历不同生活的可能。人或许要各安其命,但更多是要挑战命运,拒绝一成不变,丰富自己的人生。”

## 岁月随想



时光是一条奔腾不息、波澜壮阔的河流,我们每个人都是荡舟其上的渡者。猝不及防间,就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。48岁,马上就是奔五的人了,这是一个令人多么不愿意接受又不容忽视的残酷现实啊。

前些天,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。他是一位优秀的检察官,是单位里同事们公认的拼命三郎。去年那天,当他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,已是疲惫不堪,本想回家休息,可他架不住朋友的一再相邀,最后勉为其难前往赴宴。落座后,只喝了两杯酒,就脑血管破裂,送往医院途中,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红尘世界。

葬礼上,看着他白发双亲痛欲绝的老面容,看着他爱人绝望哀伤的眼神,看着他八岁女儿稚气茫然的神情。朋友们的心中犹如刀绞——猝然离世的他,内心该是多么不舍和不放心啊!一想到这里,大家强忍住的眼泪,还是如潮水一样,一波又一波地涌出来。

葬礼结束了,但是那无比哀痛凄凉的一幕幕,却一直沉甸甸地

压在心上。从朋友的悲剧中,恍然明白,人的生命何其脆弱,就像寒风中瑟瑟颤动的芦苇,随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。因此,我们应该呵护自己的生命,因为它不仅仅属于自己,更属于家人,属于我们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,他们的晚年需要我们悉心照顾;属于我们的孩子,他们还没有完全长大,他们人生路上一些重大问题还需要我们来指导把关;还属于我们的爱人,这风风雨雨一路走来,他们需要我们厚实温暖的手掌和坚强有力的臂膀,给他们温情的慰藉和扶持。面对他们深切深情的目光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?

子曰: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48岁,历尽岁月沧桑,许多事想开了,也看淡了,不再执着于功名,也不再纠结于利禄,不再被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羁绊,人生该到了做减法的时候。因此,我们要学会拒绝,学会放下,学会随遇而安。拒绝那些不必要的应酬,把时间投放在家人身上;拒绝有违心意的活动,把真诚留驻心间。放下恩怨是非,放下得失成败,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,都要做到安然若素,宠辱不惊。48岁,我想,这个年龄,再没有什么比让自己的心灵踏实安宁更重要的事情了。

48岁,是人生的节点。回望风雨人生路,几多往事随风而逝,几多甘苦辛酸都化作了滋养生命的养料;遥想前方未知的旅程,那是只属于我自己的路,我将洗去一路风尘,无比坚定地朝下一段旅途走去……

张燕峰

时光是一条奔腾不息、波澜壮阔的河流,我们每个人都是

猝不及防间,就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。

48岁,马上就是奔五的人了,这是一个

令人多么不愿意接受又不容忽视的残酷现实啊。

前些天,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。

他是一位优秀的检察官,是单位里同事们公认的

&lt;p